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
第七十八回 孽海猛回清綺障 春江小住掃情魔

媚月閣雖打了天敏兩個嘴巴，卻還怒氣未息，這夜不許天敏上床安睡，天敏只得在沙發上挨過一夜。在時遇著媚月閣動怒，不許天敏上床睡，天敏也橫在沙發上。但到一兩點鐘之後，媚月閣就生怕天敏骨頭困痛了，心中捨不得他，仍不免要自己招呼他上床睡的。今天實在心中氣憤極了，所以整整的一夜不曾開口。天敏見她不來理睬，也難以自己爬上床去，但心中還當是照例公事，故而身子雖然橫著，兩眼卻始終沒敢合上，聽候床上號令。然而床上的媚月閣，也一夜不曾合眼。她倒並不是預備叫喚天敏上床，卻肚中盤算自己同天敏相識以來，所得的利益，以及所遭的害處，覺利無半點，害已無邊。就是現在天天典質借貸，度日如年，只有出的沒有進的，也是為天敏之故，才租下這所洋房，開銷如此浩大。不然，自己一身，何愁沒個去處。即使再掛招牌，也許還能博回從前損失。現在欲高不得，欲低不能，光戀他一個人，百孔千瘡，一身是債，他若能心腹相待，倒也罷了，偏偏又如此無良，預料將來仍不免一場沒結果。目下我已三十餘歲，年紀一年老似一年，若不早自為計，只恐到後來沒人要時，後悔無及。一念及此，心灰萬狀，自思天敏拈花惹草，外遇正多，少了我一個人，諒也無礙，恨只恨我自己白白丟卻這幾年心血罷了。從前著迷的時候，不必說，現在既已醒悟，必須快刀劈水，馬上實行，決不能再為敷衍。一來自己心腸頗軟，二來天敏卑鄙百出，哭笑俱全，倘被他乞哀哄上，日後的陷阱，日深一日，如何是好？故她這一夜念頭，轉得斬釘截鐵，決意與天敏割絕。可憐天敏哪裡知道，等等媚月閣不叫他上床，恐她一個人在床上睡著了，故而有意唉聲歎氣，好讓床上聽見。媚月閣只當自己耳聾了，一睬也不睬。他二人睡的時候，本已四點鐘光景，差不多東方發白，加以呆對多時，不覺天光明亮，門外糞車轆轤，還有垃圾車鏟垃圾的聲音，歷歷入耳。天敏暗想不好，她現在還不讓我上床，教我縮在這沙發上，怎睡得著。別的不打緊，今兒禮拜六，戲館內有我的日戲，倘不睡他一，少停還有甚精神做戲。此時料媚月閣早已入夢，不如自己老老面皮，爬上床去，大不了醒後讓她臭罵一頓，殺殺水氣，便可和平了結。主意既定，一嚙由沙發坐起，躡手躡腳，走近床前，看媚月閣果然兩眼閉著。天敏放大膽，坐上床沿，正欲脫衣解帶，陡見媚月閣兩眼一睜，喝問你做什麼？天敏賠笑臉說：「對不起好奶奶，你讓我睡罷。」

媚月閣大呸一聲，吐沫濺了天敏一臉，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流氓，你還想上這張床嗎？昨兒縱容你住在這間房內，已屬特別，本來當場就好趕你出去的，你可曉得這間房子是我借的，開消是我出的，用人都吃我的飯，與你毫無關係，你休捏著鼻子做夢，自以為是這裡的主人。從古以來只有男人拿錢出來養女人，沒有女人賠錢養漢子的，這條理天下講不去，你算是個什麼東西？實對你說，這裡沒你容身之地，現在天也亮了，你知趣的，趕緊給我走，不然，我就喚巡捕進來拖你出去。」

天敏聽話頭不對，心中暗暗吃驚，卻仍涎著臉央求道：「好奶奶，何必如此，我現在認錯了，將來改過自新，決不再犯就是。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我已做了二三年的夫婦，恩情兩字，算不清楚，何苦為這一點兒小事上多一番氣惱呢！」說話時一隻手在媚月閣蓋的錦被上輕輕拍了幾下，彷彿哄小孩子睡的一般。媚月閣更肉麻不堪，霍的坐起身，推開天敏手說：「你做什麼？可是耳光又發癢了，爽爽快快一句話。你休用哄女人的手段，我現在都明白了，從前也不必蒙在鼓內，不過馬馬虎虎，得過且過，如今可馬虎不得，再糊塗下去，只恐將來死無葬身之地。請你也不必再施這種工架，留些精神，去結交別的女人。也許再可以過一二年適意日子。現在我也不是個窮鬼，你戀著我，究有何益！我替你想，也覺很犯不著呢。」這句話直鑽入天敏心內，臉上笑容，不知不覺的消為烏有，喉中宛如哽著什麼東西似的，再也不能接她下口。自己心中盤算，現在媚月閣果已精枯血盡，無可再戀，有著她反礙自己的進行，既然她不願意我來，我也落得同她割絕，出空身子，去巴結黃小姐，還要戀著她這窮鬼則甚？倘若真要講愛情的話，我們這班靠女人吃飯的，怕不都西生生餓死麼！所以他定一定神，軟話也不說了，叫聲：「奶奶，你當真不要我了麼？」

媚月閣道：「自然真的，誰同你說玩話。」天敏道：「這樣你未免對我不住了。我一向待你，可也沒錯埃」媚月閣不睬他。天敏又道：「你下得好辣手，竟連一些兒舊情都沒有。」媚月閣仍不言語。天敏自覺沒意思，說：「我困倦得很，你又不許我上床睡，教我沒法可想，只得上旅館了。下半年我有日戲，一準在戲館中。你吃夜飯，打一個電話給我。」媚月閣哪裡高興回答他，但天敏這句話，也是借此下台，不望回答的，所以見媚月閣不開口，他竟穿了馬褂，戴上帽子，搖搖擺擺的走了。媚月閣雖然一時硬著心腸，與他決裂，但想到三數年衾枕之情，暗下終不免有些難受。天敏在旁邊時，她還按捺胸中強自遏止，待他既走之後，這一肚辛酸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就此放聲大哭起來。粗做的二姐，在隔壁房間內，睡興正濃，因夜間等候媚月閣、天敏二人回家，接上去他們鬥氣，睡時候也差不多天明瞭，此時正當好暈頭上，被媚月閣一哭，將她自睡夢中驚醒，睜開眼睛，看天已亮了，慌忙穿衣起來，奔過這邊，方知天敏已走，媚月閣伏在枕頭上痛哭不止。二姐即忙上前勸。媚月閣這場哭也不過出氣而已，並非有黃連般的苦處，所以二姐一勸，她也住了。二姐說：「小姐難道一夜未睡嗎？」

媚月閣點點頭。二姐道：「啊呀，這不是傷神得很麼！現在快睡罷！少爺不知什麼時候出去的，少停可回來用飯？」媚月閣不願意將這些話同底下人講，故也給她一個不開口。忽然間想起昨夜賈少奶托她之事，忙開口問道：「那天來尋你的一個老娘，你說她住在新聞，不知可容易找她？」二姐道：「可是王老娘麼？小姐問她做什麼？好若沒人請收生，可常在家內的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昨晚作成她一個生意，賈公館少奶奶要請老娘，你少停陪她回去，不過莫去得太早，因賈少奶奶起身很遲，大約上火時分去恰好。我恐自己少停困失了，故而預先告訴你，這是他們千叮萬囑的，你不可忘了。」

二姐回言：「知道了。但那賈家奶奶沒聽得說有孕啊！她不是年年杭州進香，偷了送子觀音殿裡的帽子回來，巴望養兒子，至今連小產都沒產過麼？為甚忽然要請老娘起來？老娘的能為，必須肚子裡有東西，她才能出手，若使肚子裡是空的，教她也沒法可施呢！」媚月閣道：「你休多說閒話，他們要請老娘，你盡顧陪去就是，何必管她有孕沒孕。」二姐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不過王老娘生意很忙，倘若無孕，教她去問問話，恐她不願意去罷了。」媚月閣道：「誰高興同老娘多話，自然是一樁生意，你陪她去便能明白，現在不必多言，我要睡了。」

當日傍晚，二姐出來，到了王老娘家裡，卻只有老娘的媳婦在家，見了二姐，慌忙讓坐。二姐說：「坐倒不要緊，你家老娘在哪裡？」媳婦道：「她進城收生去了，你找她有什麼事？」二姐道：「自然有事，你問她則甚？」那媳婦笑道：「不問我也明白，你請她去打胎是不是？」二姐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誰打什麼胎？」那媳婦笑說：「阿喲，自己撒了爛污，要你肚子裡明白。」這媳婦最愛說笑，旁邊一班聽的人也都笑將起來。二姐問老娘大約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」那媳婦道：「說不定，她還是天亮去的，那邊穿盆早，便早些回來。如其遲的話，恐半夜三更回家，也說不定。」

二姐暗想，來得不巧，我家小姐教我上火之前陪她往賈公館，現在已到時候，恐今兒來不及了，還是另找別的老娘，還是空身回復賈少奶？兩條主意，正決不定，恰巧王老娘坐著黃包車回來，一見二姐，說：「咦，你怎麼在此地？」二姐說：「有生意作成你。」王老娘搖頭道：「這種生意，我倒害怕得很。適才城裡那家養的男寶貝，大約前世裡是做官的投胎，所以伸手慣了，頭沒下手先下來，產婦痛得發了昏。他們一家老小，幾乎對我磕頭。我設法將孩子的手縮了回去，才得安然產下。倘換第二三個老娘，怕不要弄出事來麼！你家那一個要分娩？怎從前沒聽得你講起這句話。」

二姐道：「並非我家，是我們小姐作成你的生意。你現在倘無別事，馬上與我同去。」王老娘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難為你得很，我們走咧。」兩個人出了門，老娘問可要坐車？二姐說：「近在這裡，我們步行過去就是。」走在路上，老娘打聽二姐，是何等人家生孩子，她想估量估量其人的身份，好決定自己討價的盤子，豈知二姐也不知道。到了賈公館，一敲後門，阿寶出來開了門，二姐問她少奶奶可曾起來？阿寶說已起來了，現在梳頭。王老娘最為口快，一聽這句話，就俏向二姐道：「這家奶奶可是開堂子的麼？怎上了火才梳頭？」二姐說：「你輕口些，小心吃耳光。現在大人家奶奶小姐，誰不是上了火才梳頭的。」

幸虧她二人講話聲音頗低，阿寶不曾聽得。二姐命王老娘暫在下面等候，自己登樓上樓，見賈少奶正在客堂樓上梳妝，旁邊還坐著一個齊齊整整的女子，年紀約摸二十來歲，二姐從未見過，不免連對她看了幾眼。那時賈少奶一股頭髮，正抓在梳頭娘手內，頭雖別不轉，卻喜台上有面洋鏡，照見上來站在她背後的便是媚月閣那裡的二姐，因叫她一聲：「二姐，老娘可曾陪來？」二姐兩眼還看著那女子，聽賈少奶喚她，便答應一聲：「少奶奶，老娘來了，現在樓下。」那旁邊的女子聽說，又見二姐兩眼只顧望她，不知怎的忽然一害羞，滿面漲得通紅，頭也低將下來。二姐始覺自己看人看得太甚，惹她難為情起來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便不再對她觀看，開口問賈少奶：「可要我陪老娘上來？」賈少奶說：「好的，你陪她上來罷。」

二姐下樓招呼老娘。我且交待，坐在賈少奶旁邊這個女子，就是三小姐，她昨兒在媚月閣動身後，與賈少奶商量之下，賈少奶說：「你不用擔憂，我們這個少爺，你看他像煞有介事，其實真是個飯桶，他文不成武不就，做官既無資格，經商又沒閱歷，若非我跟著他幫理家務，只恐他早弄得家破人亡咧。」三小姐道：「你這句話也未免太重了，他究是個男人，怎得沒了你就人亡家破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那年我替他介紹一個很可靠的人物，留他住在樓下，數月之久，現在擺設的器具，便是此人所買，若換第二三個，早巴結上去做了官了。偏偏我家這飯桶，他跟到北京，仍舊光身回來，你想該死不該死。連上海一班官紳們都當他明缺沒有，暗中定有什麼差委，所以至今猶很瞧他得起，應酬場中，都要請他，也當他是個紅人兒一般。其實他只能蒙得了外面，怎瞞得過妻校所以我一輩子瞧他不上眼，家中哪有他的主意，我要怎樣便怎樣，他雖不肯替我請老娘，但這點事如何難得倒我，我有個要好姊妹，便是適才去的媚月閣，她有一個熟識穩婆，本領很大，我已托她明兒著人陪來見我，地方決計用樓下房間，那原不過一時之計，何須另借房子。」

三小姐道：「只恐你家少爺不許，那豈不要多一場氣惱麼！」賈少奶笑道：「虧你想得出，少爺不許這句話，那又不須窩幾天幾夜的，至多一兩日工夫，少爺吃了飯出去，往往要天亮時候才回家，沒人告訴他，他怎能知道，這還是避他的話。倘使不避他，就對他說了，看他敢奈何我不成！」三小姐聽了，曉得賈少奶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，頓覺安心不少。今天探知賈少奶起身了，她也急於過來，聽聽回話，不意被二姐闖上來，覷面遇見，又說是陪穩婆來的，怎教她不心中暗愧，她還以為媚月閣必已告訴二姐，所以被她一看，禁不住滿面含羞，紅潮暈頰，心虛的自有虛心表示，偵探捉賊，往往借重這一著。然而二姐並非偵探，也未嘗疑著她一點，此時下去喚老娘。三小姐對賈少奶說：「讓我房中避一避罷。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你怕難為情麼？這卻不能。必須你親口同她對講方行。」三小姐說聲啐，當向房裡一鑽。二姐陪穩婆上來，見少了一個人，她倒並未在意，引王老娘到賈少奶面前，叫聲：「少奶奶！」賈少奶沒吩咐她坐，她已在適才三小姐坐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。賈少奶曉得做穩婆的，都是粗人，故也並不計較她沒有規矩。正想同她說話時，那老娘倒先開口了，她說：「阿唷，少奶奶你生得好一頭頭髮，像你這般好頭髮的，我眼見過只有黃公館的大小姐一個，可惜她去年嫁了姑爺，今年分娩，請的老娘不合法，拖了兩天一夜，後來想到請我，卻已來不及了，就死在血盆上的。」二姐恐賈少奶聽了動氣，忙推推她，教她不要多說，老娘也自己想了出來，慌忙住口，話頭已去大半。但賈少奶實未生氣，因她未曾生產，很希望養一男半女，聽人家分娩死了，她就想我將來若能分娩，倒死也甘心的了，所以極願意聽她下文，問她後來便怎樣？老娘答道：「後來又活轉來咧。」

賈少奶大笑，連梳頭的和二姐，也都笑將起來。賈少奶對老娘說：「我請你來有一件事同你商量，你打胎手段，想必很高的。」王老娘聞言，雙手亂搖說：「打胎這件事，罪罪過過，我不能做的。從前有一家小姐撒了爛污，臨出閣沒法想了，請我打胎，許我二十塊大洋，我都沒肯。後來又加我四塊錢，向我再三懇情，說實因出閣在即，性命交關，求我做做好事，我才答應的。只一根藥線，就把她一個六個月的胎打了下來，還是男胎，人家望兒子的巴死巴活那巴得到，她們輕將子孫糟蹋，想來好不肉麻，故此好留的還是留著罷，何必要打脫呢！」賈少奶起初還當她不肯，聽到後來，方知用的是生意經絡，聽她開口倒還不大，只二十四塊錢，一想我不如先拿洋錢填飽她，教她不能再為推托，然後同她講下文。因說：「他們出廿四塊錢，我這裡給你三十元，你看怎樣呢？」

王老娘的意思，不過想敲二十四塊錢的竹槓，聽她忽肯出三十塊錢，真是睡夢中不曾想到的，一時倒反難為情答應起來，對著賈少奶，嗤嗤只顧發笑。賈少奶道：「現在你可是答應了？」王老娘道：「少奶奶的吩咐，我也沒有什麼答應不答應，倘使好留的還是留著，如其不好留。那就只得打咧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你大約是癡的，人家好留的，自然要留。只為不好留，才請教你打呢。」王老娘笑道：「不瞞少奶奶說，我老太婆果然有點兒癡病，但不知這身子有幾個月了？賈少奶道：「大約四五個月。」老娘道：「究竟四個月還是五個月？不是我老太婆多說話，喜歡嘮嘮叨叨，皆因打身子的藥線，大有輕重，月份小的，藥頭輕些。月份大的，藥頭重些。就為這個緣故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句話不錯，但我也大仔細，請你等一等，我梳好了頭，同你去看看那人的肚皮便了。」

二姐在旁邊聽她二人說話，方知果是打胎，倒被那老娘的媳婦一句戲言道著了。但猶有幾分納悶，這打胎不知究是何人，覺賈少奶和自家小姐一班女朋友中，並無不能出面生產之人。聽賈少奶要陪老娘同去，自己便預備跟著去看看，故此坐在後面，不敢跑開。賈少奶曉得自己梳頭還未撻鬢，頗有些工夫耽擱，深恐冷淡了他們，因喚二姐自己倒茶喝，不用客氣。又說麵湯台底下有瓜子罐頭，你抓把給老娘吃呢。那老娘自己也不肯冷淡，看著賈少奶梳頭，口中不住說長道短，又拿起賈少奶心愛的一柄黃楊細梳，說這柄木梳，真是精細極了，油頭好足。賈少奶一想這老娘的一隻手，何等骯髒，木梳被她捏過，如何再能上頭。因道：「你愛這木梳，就送了罷。」老娘聽說連稱謝謝，將木梳揣在懷中。又拿起一隻篋櫛，說：「這個篋櫛素興也賞給我老太婆通通幾根花白頭髮罷。」

賈少奶無奈，只得也答應了。她心中暗想這件事不好，老太婆忒煞貪心不足，見一樣要一樣，倒不能讓她多挨時候了。因命梳頭的慢解紮錢，暫停一刻，自己起身招呼老娘進房，隨手閉上了房門。二姐見賈少奶帶領老娘走進房去，心中更大惑不解。忽然想起適才上樓時賈少奶旁邊有個美貌女子，現在不見了，一時如夢初覺，暗笑我好糊塗，看房門已被賈少奶閉上，自己不能跟進去了，本來還可在門縫中張望，因有梳頭的在旁，頗為礙眼，只得仍舊坐定著嗑瓜子，喝杯茶。不多時房門開了，賈少奶、老娘先後出來，此時賈少奶已曉得老娘的脾氣，不敢留她再坐，卻摸出一塊錢給她，說：「這是給你今兒的車錢，明天請你這時候帶了藥來，我們一準在家候你，大約你門口認得了，不必再教人陪咧。」

老娘接了洋錢，滿面堆笑，說：「認得之至，你家公館的後門，最為好認，旁邊有一根電線木頭，那一面還有只垃圾桶，我只消記清這兩樣，還愁摸錯門口麼？只是你奶奶賞我一塊錢，可是專給我做車錢，不扣我三十塊頭帳的罷？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明兒來，我另外再有車錢給你。」王老娘一聽，真個樂了，嘻嘻開口道：「謝謝少奶奶，你奶奶如此客氣，倒教我老太婆有句話，難為情開口了。」賈少奶問她什麼話？老娘說：「適才你告訴我那個小姐的身子，只四五個月，現在據我看來，已有六七個月了，用藥必須加重，只恐三十塊錢還不夠藥本呢。」

賈少奶聽說，忍不住又氣又好笑，暗說這老娘可謂貪得無厭，適才她只要二十四元，我答應她三十，而且是先講價，後說月份的，她現在倒似乎我告訴她的月份小了，以致她討價吃虧，可見一個人作事，手頭雖然要鬆，但也必須因人而施，對於這班小人，寧可計較一二，否則你手頭愈鬆，他們多多益善，不肯知足，如之奈何！幸喜三小姐不希罕幾個錢，索興讓我來做一個完完全全的好人，因道：「老娘，你不必擔憂，倘使藥本不夠，我們也決不教你吃虧的，自然再找你的價便了。」老娘大喜稱謝，二姐也辭了賈少奶與她一同下樓，喚阿寶出來關門。她二人走到街上，二姐打聽老娘所見之人的身材面貌，果係適才坐在賈少奶旁邊的女子。那老娘還說：「這小姐的皮膚真白淨細膩，不知哪一個有福之人。替她下的種？」

二姐道：「你這人閒話太多，不怕人聽了生氣，我在旁邊幾乎替你急煞。」老娘笑道：「這是我的毛病，醫不好了。」又道：「啊，我今天出來，刮到一塊錢車錢，你也陪我走來走去，不能教你白跑。」當時就把奶奶給的這塊錢挖出來，要到煙紙店中兌

開，和二姐對分，二姐哪肯要她的，說：「你自己留著罷。」老娘聽說，也就老實不客氣了。走了一段，二人分手。二姐回轉卡德路，媚月閣剛睡交醒轉。二姐便將剛才陪老娘往賈公館的情形，告訴她，並說：「不知打胎那個小姐是誰？從前未曾見過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也不知其細，你休多言多語，告訴別人，有關人家的名譽，非同兒戲。」二姐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媚月閣抹抹眼睛，問二姐什麼時候了？二姐回言七點剛敲過，媚月閣道：「你教他們泡臉水罷，我要起身咧。」

二姐答應一聲，出來命粗做的前去打水，自己擦面盆，淨手巾，又將漱口杯、牙粉瓶、肥皂缸，一一擺開。粗做的泡上熱水，二姐替她在面盆漱口杯內，一一倒好，再看媚月閣，又不知在什麼時候呼呼睡著了。二姐不敢驚動。只得由他面盆中滾燙的水，慢慢冷掉。這是他們常有之事。然而此時鑫益裡的賈少奶，卻已梳頭妝扮定當。三小姐仍躲在房內，老娘雖走，她還不敢露面。因賈少奶有個梳頭娘姨，方才目睹她們的行動，三小姐自覺難為情見她，所以梳頭的不走，她也不敢出來。一時賈少奶鬢腳路光，梳頭娘姨也洗洗手跑了，三小姐方由門簾縫中探頭出來探望。賈少奶笑對她道：「外面有老虎，你莫踏出來。」

三小姐一笑，跨到外面，仍在剛才那張凳上一坐，說：「我難為情死了。怎麼這老太婆不老成得很，隨處亂摸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他們做老娘的，有甚規矩，連我都被她揩了一隻木梳一隻篋櫛的油去。」三小姐笑道：「你莫小器，我到蘇州賠還你一箱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好啊，這樣好開木梳店了，還得叨光你借他幾千塊本錢給我呢！」三小姐道：「你還開心得落，人家心事急煞了，明兒她來下藥線，不知怎樣的難煞呢！」賈少奶笑道：「那有什麼難煞，大不了和往常下藥線一樣罷了。」三小姐聽她還要取笑，恨不得咬她一塊肉，拖住賈少奶不依道：「你是我自家姊姊，不該這般開我的心。」賈少奶慌忙告：「這好妹子，親妹子，做姊姊的老昏了，請你饒了我罷。」

三小姐始轉嗔為笑，開出飯來，二人同吃。這頓飯雖係一隻鍋內煮的，然而吃入她二人肚內，卻分出兩種名目。在三小姐乃是晚飯，在賈少奶算是中飯，若教媚月閣來吃，可就變作早飯了。但媚月閣吃早飯的時候，還比她們遲兩點鐘，因她這一直睡到十點鐘方醒，二姐沒敢叫她，以致過了吸煙的時候，醒轉來渾身骨痛難熬，她倒不怪自己貪睡，反罵二姐不該任她睡著，不喚醒她。二姐真是有冤沒處伸，豎起耳朵挨她臭罵，急忙將煙盤傢伙，搬到床上，讓媚月閣先裝幾筒吸了，方不再罵。於是重複泡熱水，給她淨面漱口停當，然後再端整吃早飯。媚月閣因今天不出門到那裡去，只命二姐通一通頭髮，打條辮子。二姐原不知她早起與天敏鬥口的真相，故此一邊通頭，一邊問她裘少爺因何今夜又不回來用膳？媚月閣不聽這句話，倒也罷了，一聽她提起天敏，正如啞巴吃了黃連，說不出滿肚皮的苦處，長吁一聲，並無言語。

二姐看她神色，曉得這句話問壞了，慌忙住口，可憐媚月閣已柔腸寸裂，心想天敏此去，決不再來，自己雖然恨他，但與他相處兩載有餘，倒也被他陪伴慣了，少他一個人，未免寂寞。講他心跡，固然不良，不過他伺候女人，頗能體貼入微，心細於發。這種工架，真是男人中不可多得的。無怪外間許多女人，都甘心落他圈套，肯將銀錢倒貼他浪用，他還東不中意西不中意將情義用在我一個人身上，卻也難得。只怪我性氣太粗暴了，昨夜既已打了他嘴巴，今兒不該再用言語將他激走，彼此數年心血，豈非丟於無用之地麼！不過他走了，於自身卻也未嘗無益。因拖著他嫁人既有所未能，懸牌亦大不便。坐吃山空，日子愈過愈難。現在洗清身子，到處自由，豈不是沒他的好。但昨日今時，還有等候天敏回家陪伴我的念頭，誰指望以今天就此生割絕，這真是睡夢中不曾料著的。以後惟有空房獨守，消受淒涼而已。一念及此，又不免滿腹牢愁，心猿意馬。

二姐替她打好辮子，她只是呆坐著出神。倒是二姐給她將煙盤安排好了，點上燈，請她床上吸煙。煙槍到手，萬慮俱消。媚月閣今天心中不快活，有心多吸幾筒煙解解愁悶。二姐見天敏不回來，也只得坐在腳橫頭小凳上陪她。媚月閣吸了一夜煙，她也陪了一夜。直挨到次日金雞三唱，媚月閣脫衣安睡之後，她方得適適意意到床上去睡。一連三天，媚月閣跬步不出，天敏也無影無蹤。二姐卻無緣無故，熬了三晝夜不眠之苦。到第四天早上，媚月閣剛得合眼，忽被收房錢的來將她鬧醒。她的房租，按月六十兩銀子，差不多要八十餘元光景，教她一時怎拿得出，回頭改日來收。收房錢的走後，媚月閣自想，賈少奶那裡，又幾天不曾去了，她也沒有德律風來，究不知那帶土的船到了沒有？我還等她這個付房錢呢。還有那三小姐打胎之事，不知吉凶如何，我也沒去聽聽信息，實是吸了煙，有條懶筋牽住著，不肯動的不好，日後必須改改。這夜她格外提早，沒上火就起來了，梳頭停當，雖比往日早些，然而已八點多鐘，鄉間早睡人家，可已做了兩場好夢咧。

媚月閣到賈公館，賈少奶正在台燈底下滾鞋口。見了媚月閣，說：「你薦得好人，幾乎把我嚇煞。」媚月閣驚問三小姐怎麼樣？賈少奶道：「三小姐暫時見不得風，免不得還要裝幾天病呢。」媚月閣聽三小姐無恙，方安了心，問賈少奶那天打胎情形，賈少奶說：「一言難盡，真是人也嚇得殺的。那天你家二姐陪老娘到此，不過摸了一摸肚皮，第二天她來下藥就在底下房間，也只片刻工夫，並無什第奧妙，不可思議的手續。倘我懂她這幾味藥的配命之法，我一定也可替人家試試。到了第三天，方是要緊關頭，老娘答應我傍晚時候來的，豈知三小姐沒斷黑就奔到我這裡，說肚子隱隱作痛，你想我是外行的人，又沒生過男女，以為肚子一痛，就要生產的，老娘還不曾來，一時急得慌了手腳，連鴉片煙都吸不下了，七忙八亂，將三小姐扶到樓下房間，端整紅腳桶，教阿寶生風爐燉水，泡苦草湯，生愁老娘不來，三小姐先產，教誰齷齪齷齪下這雙手呢，幸虧三小姐來的慢陣，痛了一陣，暫停片刻，再痛一陣。我被她肚子一痛就身不由己索索發抖，那時我倒頗後悔，不該多管閒事，將她划在自己家內，惹這一場驚嚇。好容易老娘來了，她一搭三小姐的脈，教我休得驚怕，說發動雖然發動，時候還有一刻。本來打胎下來，原同小產一樣，沒甚痛陣，皆因她腹中月份已大，根深蒂固，故和大養差不多。我聽了她的話，剛定得心。不意三小姐忽然下紅不止，老娘教我休怕，我哪有不怕之理，怕只怕三小姐血暈過去，我做做好事，反遭一場飛來人命，那時非但三小姐的叔父向我要人，還逃不了少爺的一頭臭罵，真是幾面受輒，自惹其災。因此我越想越怕，不敢再看，逃往樓上，吸了幾筒鴉片煙，再到樓下，豈知這孽障已出窠了，丟在薄包內，足有一尺來長，週身鮮紅，倒是滾壯的一個男孩子，你想肉麻不肉麻？想必你出世以來，沒得見過呢。」

媚月閣嘖嘖不已。賈少奶又道：「後來這東西仍由老娘帶出去，不知丟在坡垃圾桶中，或在河浜內，我也不曾問她明白。但這件事做雖做了，我至今猶十分懊悔，應該聽了少爺的話，不管這筆帳的。都是自己性氣倔強的不好。」媚月閣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說：「你也有後悔的時候麼？倒也難得。」賈少奶也笑說：「不吃苦頭，罰咒不後悔的。」彼此都笑不可仰。閒話一陣，媚月閣提起土船不知可曾開到！賈少奶道：「實不相欺，我這幾天，被三小姐這件事忙昏了，少爺回來，連說話的工夫都沒有，所以你這件事，也從沒同他提及，也許船已到了，貨還未曾脫手，不然他自己也要告訴我的。最好你暫遲一刻回家，等到他回來時，你當面問他，免得托了我黃伯伯，又是個老沒回音。橫豎你家老夫老妻，也不在乎早回去陪他的。」